

国家级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教材

中国文学史

主编 / 方 铭

【明清卷】

本卷主编

吴兆路 罗书华

長 春 出 版 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级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教材

中国文学史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

主 编 方 铭

本卷主编 杜晓勤 沈文凡

長 春 出 版 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史.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 / 方铭主编;
杜晓勤, 沈文凡分卷主编.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445-3213-6

I. ①中… II. ①方… ②杜… ③沈… III. ①中国文
学-文学史-魏晋南北朝时代 ②中国文学-文学史-隋唐
时代 ③中国文学-文学史-五代十国时期 IV. ①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2873 号

中国文学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

主 编:方 铭
本 卷 主 编:杜晓勤 沈文凡
责 任 编 辑:谢冰玉
封 面 设 计:王国擎

出版发行:长春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431-88561180

地 址: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130061

网 址:www.cccbs.net

制 版:渲彩工作室

印 刷:长春市东文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总 编 室 电 话:0431-88563443

邮购零售电话:0431-88561177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455 千字

印 张:24.5

版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0431-84850509

一部立足于中国文学本位的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编委会

总 策 划 王占通 方 铭

主 编 方 铭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兆鹏(武汉大学)	王德华(浙江大学)	方 铭(北京语言大学)
刘 刚(湖北文理学院)	刘毓庆(山西大学)	孙明君(清华大学)
杜晓勤(北京大学)	杜道明(北京语言大学)	李炳海(中国人民大学)
吴兆路(复旦大学)	沈文凡(吉林大学)	张 强(淮阴师范学院)
张新科(陕西师范大学)	罗书华(复旦大学)	胡传志(安徽师范大学)
查洪德(南开大学)	赵维江(暨南大学)	郭建勋(湖南大学)
黄凤显(中央民族大学)	黄震云(中国政法大学)	曹书杰(东北师范大学)

本 卷 主 编 吴兆路 罗书华

本卷副主编 石 玲 宁俊红

撰稿与审校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魁星 孙书磊 纪德君 吴兆路 张 宏 陈 芳 陈 晨
苗怀明 罗书华 耿祥伟 夏 飞 高日晖 樊庆彦

中国文学史编委会

总 策 划 王占通 方 铭

主 编 方 铭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兆鹏(武汉大学)	王德华(浙江大学)	方 铭(北京语言大学)
刘 刚(湖北文理学院)	刘毓庆(山西大学)	孙明君(清华大学)
杜晓勤(北京大学)	杜道明(北京语言大学)	李炳海(中国人民大学)
吴兆路(复旦大学)	沈文凡(吉林大学)	张 强(淮阴师范学院)
张新科(陕西师范大学)	罗书华(复旦大学)	胡传志(安徽师范大学)
查洪德(南开大学)	赵维江(暨南大学)	郭建勋(湖南大学)
黄凤显(中央民族大学)	黄震云(中国政法大学)	曹书杰(东北师范大学)

本 卷 主 编 杜晓勤 沈文凡

撰稿及审校 (按姓氏笔画排序)

杜晓勤 沈文凡 沈文雪 陈 瑜
罗桢婷 孟祥娟 赵 乐 徐晓峰



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编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社会演变与文学形态	003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社会文化发展之特点	003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文士心态及对文学艺术之影响	005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文学形态和艺术成就	007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文学之历史地位	009
第二章 魏晋诗歌	011
第一节 魏代诗歌	011
第二节 正始之音	017
第三节 咏史、拟古与玄言	022
第四节 陶渊明及其田园诗创作	030
第三章 南朝诗歌	038
第一节 元嘉体与晋宋诗运转关	038
第二节 永明体与五言诗声律体系的建立	047
第三节 宫体诗与咏物、艳情之风	057
第四节 南朝乐府诗与梁陈古体诗派	063
第四章 北朝诗歌	073
第一节 北地土风与北朝前期诗歌创作	073
第二节 北朝后期诗风之变	077
第三节 北朝乐府与歌谣	088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散文	094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散文发展概说	094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文的抒情性	101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文的艺术美	105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小说	111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发展	111
第二节 《搜神记》及其他志怪小说	113
第三节 《世说新语》及其他志人小说	118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	123
第一节 曹丕《典论·论文》与陆机《文赋》	123
第二节 刘勰《文心雕龙》	126
第三节 锺嵘《诗品》	132

第四编 隋唐五代编

第一章 隋唐五代社会发展与文学演进	137
第一节 隋唐五代文学发展的外在因素和历史背景	138
第二节 隋唐五代文学的发展和演进	142
第二章 合而未融的隋代诗坛	148
第一节 三大地域文化与隋代诗人群体	148
第二节 杨素和薛道衡	151
第三节 杨广与隋代其他诗人	154
第三章 初唐诗歌的复与变	158
第一节 唐初朝野诗风的异趣	159
第二节 初唐诗人的诗境开拓	163
第三节 初唐诗人的诗体探索	169
第四节 陈子昂的复古与革新	175

第四章 盛唐之音与李白	181
第一节 张说、张九龄与盛唐诗歌楷式	181
第二节 王维、孟浩然与盛唐山水田园诗	188
第三节 高适、岑参与盛唐边塞诗	197
第四节 李白与盛唐气象	205
第五章 杜甫与唐诗的盛中之渐	213
第一节 盛世理想与“诗圣”	213
第二节 安史之乱与“诗史”	218
第三节 杜诗艺术成就与诗歌史影响	222
第四节 大历诗歌的过渡性	229
第六章 中唐诗歌之再盛	240
第一节 中唐文化精神与诗坛新变	240
第二节 韩孟诗派	243
第三节 刘禹锡、柳宗元与中唐贬谪诗	256
第四节 元白诗派与新乐府创作	262
第七章 晚唐五代诗歌	277
第一节 晚唐社会问题与文士心态转变	277
第二节 小李杜的诗艺发展	280
第三节 皮陆与晚唐隐逸诗	290
第四节 温庭筠及其他晚唐诗人	294
第八章 隋唐五代诗歌理论与批评	304
第一节 隋唐五代诗歌理论与批评概说	304
第二节 隋唐五代诗选的文学批评观念	308
第三节 隋唐五代诗格的诗学意义	312
第四节 皎然与司空图的诗学理论	315
第九章 隋唐五代的骈文与散文	320
第一节 隋唐五代文发展概说	320
第二节 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323

第三节	韩柳古文创作成就	327
第四节	晚唐的小品文与骈文	330
第十章	隋唐五代小说	335
第一节	隋唐五代小说发展概说	335
第二节	隋及初盛唐传奇	338
第三节	唐中期传奇	340
第四节	晚唐五代传奇	345
第五节	隋唐五代志人、志怪小说	348
第十一章	唐五代通俗文学	352
第一节	敦煌文献的发现与价值	352
第二节	王梵志、寒山、拾得等人的通俗诗	355
第三节	唐代俗讲与变文	358
第四节	话本、词文与俗赋	362
第十二章	唐五代词	367
第一节	词的起源及发展	367
第二节	唐代民间词与敦煌曲子词	371
第三节	中晚唐的文人词	374
第四节	花间派与南唐词	378
后 记		383

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编

第一章

▶ 魏晋南北朝社会演变与文学形态

魏晋南北朝文学,通常指东汉末建安起,经三国、两晋、南北朝,一直到隋朝统一中国约 400 年间的文学。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社会处于分裂与战乱之中。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完全不同于两汉时期大一统的社会局面。这种环境中产生的文学,也因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和对文学自身审美价值的自觉认识。创作主体方面,则是文人集团的出现和文学核心的形成,并由此而造成了文学的群体性风格和阶段性特征。在文学样式方面,五言古体诗歌进入高潮,七古和五、七言近体诗歌渐入佳境,抒情小赋取代汉大赋,其他各体文学也都取得了发展。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社会文化发展之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名副其实的乱世。汉末的混战,三国的纷争,西晋皇族的八王内乱,晋室的东迁,北方十六国的混战,东晋王敦、桓玄等人的作乱,北方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南方宋、齐、梁、陈诸朝的更迭,东晋、南朝的北伐,北朝的南攻,可以说,全国的长期分裂、政权的频繁更迭、社会的持续动乱、民族的尖锐矛盾,是这近四百年的社会特点。

战争必然伴随着死亡。那些战争直接带来的战士的死丧,那些与战乱相伴的饥馑和瘟疫,以及人口的流亡迁徙,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如董卓之乱,“时长安城中,盗贼不禁,白日掳掠。催汜稠乃参分,城内各备其界,犹不能制。而其子弟纵横侵暴百姓。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千万,人相食啖”,“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后汉书集解》卷七十二《董卓传》),“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后汉书集解》卷四十九《仲长统传》载《理乱篇》)。曹操的《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就写出了战争的残酷、人烟的荒凉以及人口的锐减。陶渊明《归园田居》其四“徘徊丘

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则写出了惨烈的整个村庄的灭绝。据不完全的文献资料统计，东汉“盛时人口当远逾 1300 万户，6500 万口以上”^①。至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大凡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晋书卷十四志》)。这数字上的锐减，正是对诗中所描述的景象的注解。

社会的动荡在带来经济衰退、民生凋敝的同时，往往也会带来社会思想的解放，促进社会文化的变革。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

首先，是儒学的衰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便取得了思想上的统治性地位。然而，伴随着统一帝国的分崩离析，儒学亦失去了独尊的地位。究其原因，一方面自然是战乱与动荡对儒学纲纪的破坏。正如《三国志·魏书·高柔传》中所说：“昔汉末陵迟，礼乐崩坏，雄战虎争，以战陈为务，遂使儒林之群，幽隐而不显。”另一方面，汉代以来经学自身的烦琐与僵化所导致的弊端，则是导致其衰败的根本原因。虽然如此，儒学仍然是社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魏晋南北朝仍然作为主要的政治和伦理学说存在。

其次，是玄学的兴起。玄学始于曹魏末年，在两晋时成为最风行的学说。魏晋时代，厌倦了儒学的士人摆脱了经学的束缚，以《周易》《老子》《庄子》为经典，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将老庄哲学改造发展为新的思想，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魏晋玄学的核心是老庄学说，同时结合了儒家经义，是杂糅儒道的一种思想体系。相较两汉的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本来，老庄哲学所标榜的“自然”和“无为而治”，主要是个人在乱世中的自我保全和解脱，并不主张个人在社会实践中争取应有的权利和自由。而魏晋玄学背弃了儒教，提倡老庄“自然”哲学，其根本内涵则是对个性价值的重视，是在“任自然”的名目之下，追求更大的自由，以及个人选择其生活方式的权利。因此，在玄学指导下的寄情山水、放荡不羁的生活观念，形成魏晋士人玄远清虚的生活情趣，是对汉代名教对于人性压抑的一种反拨。

玄学不仅为中国传统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与美学产生了内在的联系。玄学崇尚自然的思想，其影响所及就是进一步确立了以“自然”与“真”为尚的审美理想。体现着这种美的陶渊明的出现，以及嵇康、阮籍、锺嵘、刘勰、萧统等人关于“自然”和“真”的论述，对此后整个中国文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魏晋美学的精髓和灵魂。

第三，是佛教的东传。“汉哀帝元寿元年(前 2)，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国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这是佛教初传中国的最早记载。东汉桓帝建和年间(147—149)，大

^① 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月氏僧支谶、安息国僧人安世高相继来到洛阳弘法，此后大量的佛经被译成中文，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信奉者从帝王到平民相当广泛，影响波及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文化领域。大量修建于这一时期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佛教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的突出特点是门阀制度。东汉后期，士大夫中开始出现了一些世家大族，他们在学术上专攻一经，在政治上累世公卿，凭着这种双重优势，门生故吏遍天下，在察举、征辟中占据先机，从而形成一个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地位特殊的阶层。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后，进一步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门阀士族经过中正品第入仕，形成世代相传的高门大族，而寒门几乎失去了入仕的机会。到了东晋，门阀士族的势力更加强盛，甚至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晋书·王敦传》所言之“王与马，共天下”，就是这种门阀政治的生动写照。而对门阀士族特权的强调，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姓氏等级制、士庶不通婚以及士族与庶族的对立，等等。

总之，魏晋门阀制度下，社会思想和学术文化相对自由及多样化，尤其是对个体价值的重视，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片丰沃的土壤。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文士心态及对文学艺术之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既是文学创作的主体，又是文学作品的主要读者。掌握文化权力、主导文学潮流的士人阶层，创造并影响着那个时代的文学。大致说来，魏晋南北朝的创作主体有两个新的特点：

一是文人集团的形成。早在汉代，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等人都曾大力招致文人，在他们的周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作家群体。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集团的活动空前活跃和广泛，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文学发展的进程与方向。比较著名的文人集团有以曹操为领袖，曹丕、曹植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依附贾谧的“二十四友”，石崇的“金谷名士”，齐竟陵王萧子良周围的“竟陵八友”，昭明太子文学集团，萧纲文人集团，等等。

这些文学集团大多以皇族或显宦为核心，围绕其核心人物建立起来并组织活动。文人集团的主要文学活动形式有命题创作、同题共作、诗文赠答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贵游欢宴中的诗歌创作和文集的编纂。虽然酒酣耳热之际的“仰而赋诗”（曹丕《又与吴质书》）很难产生一流的文学作品，但这种创作方式对以后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对集团成员来说，为了展示自己的才华，博得赞赏，就必须具备下笔成章、一气呵成的敏锐才思。同时，这种频繁的相互交流和切磋，无疑有助于写作技巧的提高。由于文人集团在社会政治、文化方面的优势地位，其文学意

识和创作心理往往影响着整个文坛的面貌。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文学活动,开创或改变文学写作的方向,引导了时代的审美风尚和艺术追求。如曹丕“诗赋欲丽”的主张,引领着诗歌和散文对辞采的追求。石崇的“金谷雅集”对后世的文学聚会起到了示范性作用,王羲之的“兰亭雅集”借对山水的审美体验阐发玄理,代表了东晋一代的主流诗风,堪称东晋文学的一次盛会。

二是文学家族的出现。在门阀制度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乃至文化集中在少数世家大族手中,与政治的权力一起世代相传,成就了一批文学家族。魏晋时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二阮(阮瑀、阮籍)以及嵇康与嵇绍、嵇含,又有三张(张协、张载、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二左(左思、左棻)、二傅(傅玄、傅嘏),以及后来的谢氏家族(谢安及其孙谢混,谢混及其族子谢灵运、谢瞻、谢晦、谢曜,谢灵运族弟谢惠连、同族的谢朓)、萧氏家族(萧衍、萧纲、萧绎)等,都是比较突出的文学家族。文学家族在魏晋两代尤盛,数量多而规模较小。南朝以后数量减少,但规模往往较大。这与南朝门阀势力与文化优势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魏晋南北朝复杂的社会特点和文化形态,使得魏晋南北朝士人的文化心态也相当复杂。而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诸多特点,又与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文化心态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首先,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中弥漫着一股优游闲逸之风。由于魏晋南北朝文人大多出身士族,可以依其门第“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他们无论入仕前还是入仕后,都能保持比较优游、闲雅的心态。所以士族文人的文学创作多具有游戏化、精致化的倾向:这体现在创作题材上,即多宴饮诗、山水诗、田园诗、咏物诗;体现在创作技巧上,则多讲究辞藻的华丽、声律的谐畅、描写的精细;体现在艺术风格上,或雅正典丽,或高远闲淡,或绮艳靡丽。士族文人所追求崇尚的这些艺术技巧和风格特点,一方面推动发展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美,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为文造情”、风骨不振的艺术缺点。

其次,不平之鸣、进取之心,在这一时期的寒士文学作品中不绝如缕。由于门阀制度阻塞了庶族寒门的仕进之路,才高寒士自然心怀不平,情不自禁地在作品中表达其慷慨悲愤之情。如:“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左思《咏史八首》其二)“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其六)当然,一有机会,他们就积极进取。他们的这些感遇之情和济世怀抱,自然就发为感遇诗、咏怀诗、咏史诗等言志述怀之作。与高门士族文学作品多重文学技巧和形式华美不同,庶族寒士的作品尤其是述怀诗、言志诗,往往真力充沛、“质胜于文”,对后来唐代诗歌风骨美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

另外,在近400年的历史发展中,随着儒学地位的式微、门阀制度的稳固和南北分治格局的凝定,士人心态也由前期富有人世热情到后来崇尚遗世高趣,作品中

所反映的精神志趣,甚至于作品题材和艺术风格,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从汉武帝定儒学于一尊,两汉士子以之作为立身行事的规范,东汉征辟、察举的“清议”重点也是以名教为依归,看士子是否“经明行修”。东汉后期“党锢之祸”发生,很多人“破族屠身”。黄巾起义更是打破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儒学地位急剧下降。一些士子隐避乱世,“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后汉书·逸民传》)。不过,在汉末诸雄争霸过程中,曹操不拘一格降人才,又燃起了不少士子的济世热情,形成了建安文学特有的慷慨之音。魏晋之际,尤其是“高平陵事变”后,“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阮籍、嵇康在政治高压下,主张达生任性,或“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释私论》),“非汤武而薄周孔”(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或“飘摇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阮籍《大人先生赋》)。但是更多的文士则希望在名教与自然之间、出世与入世之间,找到一条最省事、最安全的方式,崇尚富贵奢靡,追求潇洒风流,“身名俱泰”(《世说新语·汰侈篇》石崇语)。所以西晋文坛既有玄言诗,又产生了一些山水宴集的诗文。而晋室南渡之后,士人们大多在偏安之中,流连于山水、田园之间,沉迷于书法、绘画和音乐之中,心境宁静潇洒,文风清新自然。南朝时期田园诗、山水诗的产生,山水成为重要的审美对象,都和当时文士人生志趣的变化有相当的关系。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文学形态和艺术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体文学都有所发展,其中,诗歌和骈文是最突出的文学种类,其他如散文、小说的成就虽然整体上稍为逊色,但也出现了像《世说新语》《洛阳伽蓝记》《水经注》《颜氏家训》《搜神记》《拾遗记》这样一些优秀作品。南北朝乐府民歌以其各自独特的风貌,产生了众多佳作,其中南朝乐府对文人创作发生了重大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四言诗仍被认为是诗歌的正统:“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挚虞《文章流别论》,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七十七),有不少诗人仍致力于四言诗的创作,曹操和嵇康就都有佳作。但总体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四言诗的成就远逊于五言和乐府,已经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陶渊明成为四言诗最后的大家。

七言诗最重要的作品是曹丕的《燕歌行》和鲍照的《拟行路难十八首》。曹丕提高了七言诗的地位,使之登上了文人创作的大雅之堂;鲍照则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写出人生的种种悲哀,从内容和形式上对七言诗进行了改造。

五言诗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重要、发展最为完善的诗歌形式。“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锺嵘《诗品序》)五言诗能够容纳更为丰富的内容,表达更为细腻的情感,对